

刻意追求 “独特”，可能导致南辕北辙

赵农

(左) 何灿波 空间的虚幻

水墨 68×68厘米 2004 选自《美术文献》

(右) 蔡广斌 窗·情感隔膜

布面油彩 204×160厘米 2004 选自“水墨性情”

(右页左) [台湾] 洪东禄 美少女战士

(右页右) 岳敏君 帽子-08

82×82厘米 2004 选自“2005中国当代架上(油画)邀请展”

美术作品的价值之一在于独特。独特是一种内心的异样所昭示于行业的风范意义。而历史上不断消失的画家，往往在于其作品形象的雷同，以及表现手法的低劣模仿，又被轻易地淹没在芸芸众生的尘埃之中。于是，一些美术家寻找着个人作品的独特形象，企图在形象的特殊性中延伸到哲理化的深处，以保存个人在绘画中的大众记忆。事实上，作品的独特还在于技术的独特，而技术独特的本质又依赖精神的独特。然而当代美术家职业生涯的相似性，源于他们所接受的艺术教育方式也基本雷同。因为每一个学美术的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和向往，进入到美术学院的环境中。而美术学院对于许多社会上的非美术职业人员，往往还带有很多的神秘性。一个人如果不这样走进来，恐怕很难进入到美术家的环境中，也难以被社会大众，主要是画商所重视，因为画商抱有的还是从众的投机心理。如果说，一个当代中国画家，特别热爱艺术，想自学成才，想画得像凡高一样，是非常困难的，最多可以成为农民画家。

大多数中国的美术学院里仍然存在写实主义的束缚，而绘画训练的过程又过于僵化，钳制着思想的活跃性。如果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许多时候还会逃离自己的生活轨迹，并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在学院里很多自觉的青年美术家，开始产生了一种反叛的心理，不再把这种教条的美术训练方法，当作唯一的一种发

展方向，于是就试图表现出自己的一种情感，但这种情感基本上是扭曲的。因为这些扭曲还是被光阴不自觉地一点一点腐蚀形成的。比如在学院里按部就班地熬职称、熬职务、熬工资，这些都与现实生存有着明显的利害关系。如果不愿这样熬下去，就只有反叛逃离，与体制拉开距离。但是当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自由状态的时候，却又孤苦无助，寂寞郁闷，个人的技术和精神便常常处在一种麻木状态中。打个比方，在美术学院学的那套技术和思想，近乎于旧社会给小女孩裹脚，等逃离学院进入社会以后，就开始自由地放脚。但是，放脚的结果，既不像纤细的小脚，也难以长成美丽的大脚。所以当代的很多美术家，





基本上都是被裹了脚以后，又试图把它解开，结果慢慢地变得惨不忍睹。过去有一个名词叫“解放脚”，我小时候见过一些旧社会过来的老太太，提起这个不伦不类的脚，那真是又苦又惨。

历史上很多优秀的美术家，一生基本上是很悲惨的；也有少数画家生前曾经很荣华富贵过一阵子，但基本上都不算是优秀的画家。比如有些画家生前声誉很高，达到了一定的价值体现，后来又被淹没了。最典型例子是荷兰十七、十八世纪，由于市民阶层的崛起，资本主义萌生，有一批人开始投资画家，买了很多作品，试图积累财富，而获得利益的画家也就成为所谓的著名画家。然而后来这些画家的作品基本上都被历史淹没了，反而是那些当时不大被人们看好的，甚至是在社会底层的画家，以至几乎被遗忘了的，经过一百年、二百年以后被发掘了出来。类似维米尔这样的画家，曾经被混在二流、三流画家当中，后经历史学家、艺术史家的淘拣，确认了他的34幅作品，以至形成西方艺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里有星转斗移的历史原因，也有审美趣味的积淀。

从道理上讲，画家很难说是美术学院培养的。因为从凡高以后，包括毕加索、马蒂斯还有同时代的很多成功的画

家，很少被人认为是美术学院培养的结果，最多也就是在考前班随心所欲地混上几个月，掌握一点初步的造型方法，懂得怎么去调颜色、怎么把画布绷紧就可以了，不需要亦步亦趋地模仿老师，那样的模仿很难达到理想的极致。而凡高绘画的启蒙老师竟是他的母亲。凡高母亲是一位仅仅作为牧师妻子的家庭妇女，并从来不为凡高在绘画上有多大的出息。

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所谓画家，进入某种职业状态的时候，就可能要进入一种主流的形态，时常被一种涂脂抹粉的主题所限制，所以有时候看起来院体的画家也很可怜，让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让他参加什么展览，他就参加什么展览。开始是给领导画，慢慢地给商人画。很多商人为了经济利益，还要限制画家的探索。这时的画家，当然也有为那种比较简陋的行画努力奋斗，它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得一些经济上的效益，但是离青少年时期的理想，或者与在美术史上优秀画家的距离是越来越远，而且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以及人生心智的成熟，只能越走越远，即使像坚持写实主义的画家，恐怕离米勒的绘画就更远了。米勒在19世纪的法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画家。他放弃了巴黎优越的生活，自愿到了乡下，自觉地画了许多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一个有深度人文思想的画家。他把一生的感情寄托于绘画，在艺术道路上选择的是一条与时髦的社会形态和主流画家有极大差异的道路。他一直在探索，也种地，也像农民一样生活，当然还有大量的时间，去构思和完成一些作品。米勒的绘画提供的是一个单纯的画面，他的构图法则比较传统的，也比较规范，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表现了一种朴素的情感。后来人们发现，朴素的情感往往就是艺术，也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朴素的、淳朴的感情具有无形的穿透力。

回顾历史，会发现历史的过程有相似之处，仅仅靠长发或者光头，作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成为了作品的标志或者标签，便是一种艺术上的南辕北辙，而且会越走心越凉，越走天越黑，或者掉到自家的井里，或者掉到别人的河里。□

赵农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

下期【热点述评】预告：“客京”现象与地缘文化影响